

## ■ 校园故事

## 找回自信的舞台

吴非 杂文家

考试成绩差一些,未必是智力发展有欠缺,很有可能是对学科学习暂时缺乏兴趣,也有可能患青春,思援弓以射鸿鹄,也有可能教师没有关注过他们的学习趣味。

学校的戏剧节,请我看高二学生的话剧演出。虽然没有原创剧目,略有遗憾,但所有的演出,学生都很认真。有个班八九个男生演一出《商鞅》,一本正经,有模有样,我看了甚至有些激动。身边有教师笑着告诉我:台上演君臣的这几个男生考试成绩可不大好,有两个三门课没及格;那个高声申辩的,平时背外语单词吃力得不行了。可是这会儿我看他们都“入戏”,那位平时外语单词背不下来的“大臣”,长达一分钟的大段台词,抑扬顿挫,一口气念出来,哪里是“不会背”的样子!

排演一出戏,要花去不少时间,这在如今应试成风的高中是有些“奢侈”的。班主任说,当时戏剧演出报名,这几个最积极,考虑到学习的确是有些困难,她一度犹豫过,但考虑到不能挫伤学生的热情,——他们有一件很想去做的事,为什么、凭什么要去阻止呢?有老教师认为:一名学生到了高中,如果仍然没有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或是找不到一件自己能做的事,他的高中时代很可能是灰色的,今后将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梦。你看他,各科学习都有些

困难,从来没有哪位老师想到要表扬他一次,也没有哪位同学向他投来敬佩的眼光;期末考试结束,他拿着成绩单,没法回家;他怕别人问在这所学校的“名次”,他终日灰心丧气,三年高中,始终是一片灰暗……然而,有了一次可以演戏的机会,他也可以通过努力登上舞台,这个机会是他争取来的。外语考个七十分对他来说可能很难,可是在这么大的舞台,面对年级八百多个同学,自信地走来走去,说那么长的一段台词,一点岔子没出,这可比一般的考试难多了,台下的如潮的掌声说明了一切!这么一件事都能做成,期末外语也不在话下!极有可能,他通过这次演出找回了学习的自信。

考试成绩差一些,未必是智力发展有欠缺,很有可能是对学科学习暂时缺乏兴趣,也有可能患青春,思援弓以射鸿鹄,也有可能教师没有关注过他们的学习趣味。有一次演戏的机会,他的天分也显示出来了,他的激情也显示出来了。他以后未必会去从事演艺业,这次成功的意义,在于他发现自己有能力做好一件事。

在学校里,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可能在同一水平上,差异总会有的,教师和家长应当如何看待这样的差异,取决于对教育的认识。只知道刺激学生,讽刺挖苦孩子,那他就永远站不起来。

在同一所学校,老师们对教育教学的认识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交流时,都不禁齐声为那些第一次走上舞台的、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喝彩。(11)

## ■ 舆论场

## “舆论世界”的重命名

邹振东 厦门卫视总监

李普曼在其传播领域的奠基之作《舆论学》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世界”理论,通俗地说,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的外部世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舆论的世界。

有舆论的世界,就有一个舆论的场。就像戏场、角斗场一样,有场就有江湖,有人物,有故事,也有规则。比如命名,舆论场的游戏就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规则。就像电脑文档重命名后,特别是扩展名改变之后,文件的归宿就可能发生变化一样,舆论世界的重命名,也会微妙地改变事件的属性,甚至影响人物的命运。

2007年5月27日,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来到曹生村排查易爆物品,结果发现了一个三无黑砖厂,居然非法拘禁了31名农民工,其中9名还是智障者。“5·27”事件,对于洪洞县公安局,本来是按成功解救包身工的立功新闻来处

理的,但是进入舆论场以后,事件的发展就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了,黑砖窑老板令人发指的行径,引发公愤,很快山西就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舆论风暴,在舆论场,它被命名为“山西黑砖窑事件”。

一年之后,在贵州瓮安县,也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6月22日,一位14岁女孩溺水而亡,公安部门作出的死因鉴定结果无法说服民众,长期的深层次矛盾彼此发酵,28日事态扩大,几百人的游行,引发上万人的围观聚集,演变成打砸抢暴力事件,7个小时的骚乱中,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大楼被烧毁砸烂,42台交通工具被毁,150余人受伤。舆论场将其称之为“瓮安事件”。

单就事件本身而言,山西黑砖窑事件与瓮安事件相比,无论是席卷的人数,还是对社会的破坏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什么舆论的震级和烈度都小得多的前者,是用省级地域命名;而舆论的震级和烈度都大得多的后者,却是用县级地域命名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后者没有像前者那样,被叫成贵州群体事件?或者反过来,

为什么前者没有像后者那样,被叫成洪洞黑砖窑事件,甚至曹生村黑砖窑事件呢?

没有人向我们解释背后的奥秘,我们只知道事情的结果,那就是以省级地域命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是以省长于幼军的检讨道歉而平息舆论;而以县级地域命名的瓮安事件则是以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的撤职降级平息舆论。至于此后黔南州委书记吴廷述的岗位调整,只用一句“工作调动”作为解释,尽管被外界看成是“瓮安事件”官员问责的升级,但只能算是瓮安事件的尾声了。

舆论场的重命名,往往是舆论战打响的第一枪。所以,争夺重命名权,就成为舆论战各方斗智斗勇的第一波战场。只不过太多的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重命名权,更遑论运用舆论战的规律去争夺重命名权。当然,重命名权也不是谁想夺就能够夺得过去,此间的天时地利人和,又有多少变数值得人们或击节赞赏或扼腕叹息。

当然,直到今天,我仍然好奇,“山西黑砖窑事件”和“瓮安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命名?谁能告诉我幕后的真相呢?(1)

## ■ 看见想到

## 聚族而居

林达 著名作家

美国以立法杜绝制度上的族裔歧视,可是,因传统、文化隔阂带来的特殊敏感、矛盾、误解等却非常复杂,难以真正消除。

美国提古迹,欧洲就笑了。玩笑归玩笑,再短的历史也是历史,美国要论古迹,它的起点波士顿,算是一个处处古迹的地方。那是个很精致的城市,新英格兰风格。说它是起点,不但首创美国精神的“五月花号”在附近登陆,这里也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波士顿极富古典文化气息,却一直很前卫;它是最早废奴的州,曾有一群仁人志士,经年累月,热衷于把南方黑奴偷偷通过“地下铁道”运送到自由州和加拿大。

论现代政治,这是深蓝的民主党票仓。在它的老市政厅院子里,立着个金闪闪民主党象征的驴子雕像;对面,地上一双脚尖冲着驴子的小小铜脚印,刻着小字“大象”,好像说:站在这双脚印上,就是我们的“对立面”了。大选?不用问:上次投的是奥巴马,这次一定也是。它是北方的北方,没人会说这是有种族

歧视传统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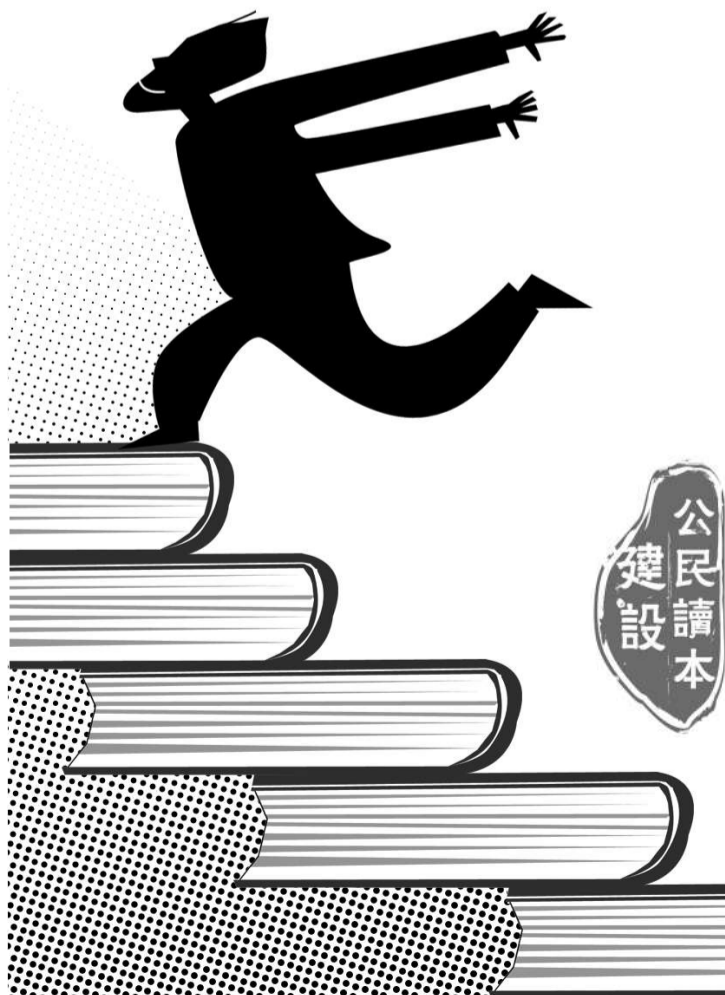
波士顿是麻州首府,城市虽小,有大量州政府机构。不同族裔一起工作,和谐,一团和气,交朋友。可下班后,他们会大致回到不同族裔的居住区。不同城市都有类似情况。在波士顿,南部有一大片,约是城市五分之一,是黑人区。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次需要出差去那里,头儿就问,敢不敢去。那还是七八年前,她去的是其中一个小区。一下车,看到几层楼高的巨大墙面上写着:“曼德拉共和国”,她待的时间不长,却突见一阵混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已见几个警察把一个人扑倒在地。回来告诉同事,大家的表情好像是,在那里看见这个,太正常了。聊起这个,是因为那个区当天就有涉两命的凶杀案。治安恶名在外,所以,平时其他族裔很少进去,就有了“敢不敢”的问题。好奇心上来了,我得去看看。

去之前,我能不带的东西都不带。在朋友去过的地方,车站旁“曼德拉共和国”的宣示已经不在。只见附近有个壁画,上书一行大字:“非洲是开端”。那几栋很有味道的老楼房正在拆除。政府在那里投不少钱改建,新的图书馆刚刚落成。大白天,

我穿越一大片黑人区,坐公共汽车就有二三十站,还只是一小部分。另一个街区中心,我逛了街,一片祥和,小店主很客气,有个设计独特的大教堂,小广场的黑人雕塑透着悲情。偶见微型中餐外卖店,可大街上,真的百分之九十九是黑人。

我为去之前的一点紧张觉得可笑,就是一个普通地方啊。可晚上打开电视,又见当日的死亡案子,这次是警察击毙了一个嫌疑人,就邻近我去的区域。那里确实刑事案件比例高,黑人区并非穷人区,居民中也有大学系主任,一般人就不明就里了。而人们是通过新闻来判断安全、判断这整个区域。波士顿从未有过南方的种族隔离,族裔居住分区自然形成。就像美国大城市的华人,也会自然聚族而居。由于文化差异等等原因,聚族而居会感觉更自在和方便,例如中国区特色的食品店和餐馆。同时,族裔间的误解和偏见也很容易形成。

美国以立法杜绝制度上的族裔歧视,可是,因传统、文化隔阂带来的特殊敏感、矛盾、误解等等却非常复杂,难以真正消除。逛在那里让我想到,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要居安思危,永远不要小看民族问题。(4)



新京报漫画/赵斌